

日藏《[万历]永福县志》文献价值考述

于泽泱 (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)

摘要 作为永福第一县志,唐学仁、谢肇淛等人所修《[万历]永福县志》久佚于中土,仅有清钞本存留,且并非全帙。但幸运的是,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有该志之明刻本。对全书进行研究,可以发现本志除对永福地理、沿革情况进行介绍外,还存有丰富的宋代佚文,且有较高的校勘价值。又因福建多祠的历史传统,本志存有相当数量反映士人精神与民间信仰关系的佚文,这是本志较其他县志的独特价值所在,对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以及进一步窥探地方思想有所裨益。

关键词 《[万历]永福县志》 《全宋文》辑佚 域外汉籍 民间信仰

县志为一县过往之所在。永福(今永泰县)“故无志”^{[1]修志小引-1a},直自万历壬子(1612),知县唐学仁才召集谢肇淛、陈鸣鹤等人纂修成永福第一部县志,故其价值不言而喻。据《中国古籍总目》记载,国内仅存有本志的清钞本,未见刻本。^[2]而且即使是钞本,也并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利用,如《全宋文》在收录永福的文章时,多从他书或清代永福县志引录,故其收录或有残缺,或有佚录。幸运的是,明治九年(1876)文部省交付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文献中,恰有《[万历]永福县志》之完帙,使后世可以充分了解本书的全部内容。但篇幅所限,本文无法就该志所有要素进行统合分析,暂就本志于校勘、辑佚、思想史三方面的价值展开讨论。^①

1 《[万历]永福县志》之校勘价值

县志修撰具有嵌套的特点,后代县志常在前志基础上进行重修,但前志常有亡佚,故而一县不同时期的县志所收录的前代文献可能大不相同。府志与县志在修纂时也会互相参考,这就使得一篇文章会重见于不同文献之中,辗转抄录自然会滋生异文。一般而言,早期县志所收录的文章可靠性相对较高,校勘价值自然也较高。《[万历]永福县志》所收录的文章部分亦见于他书中,并为《全宋文》所辑录。兹列异文数条,以见《[万历]永福县志》校勘价值之所在。文字不同之处,以下划线标出。

①西上沉鸟,东壁涌桂。^{[3]101-324}

西山沉鸟,东壁涌桂。^{[1]4-18a}

按:在这组骈句中,“西山”与“东壁”的对仗符合要求,而作“上”,则与下句同一位置的名词“壁”字失去照应,故《全宋文》之“上”当系“山”字形近之讹。

②殄,人庙祀之,乞灵报贶,赴者如归。^{[3]277-2}

其没也,立庙而祀焉,水旱灾疾,祷辄应之。乞灵报贶,赴者如归。^{[1]4-5a}

按:“人庙”不通,当作“立庙而祀”。同时,《全宋文》也没有“赴者如归”的原因,通过《[万历]永福县志》所载之文,可知此为协济庙灵验之故。此条前者误文,后者脱文,较有代表性。

③捷书未至,旬月前,有异禽,彩质紫章,来集予舍,旦旦悲鸣,夜则栖止梁间。^{[3]277-3}

捷书未至,旬月前,有异禽,彩质紫章,集于舍,旦旦蜚鸣,若告其征,夜则栖其梁间。^{[1]4-5b}

按:喜事与“悲鸣”连用,逻辑不通,当为“蜚鸣”,“蜚”即“飞”,正状异禽之貌。“蜚”又与“悲”形近,《全宋文》作“悲”,盖涉形近“蜚”字而误,不可从。另,《全宋文》后又脱“若告其征”四字。^②此亦误脱并存之例,值得注意。

2 《[万历]永福县志》之辑佚价值

如上所述,一县不同时期之志关于此前某一

朝代所存录的文章可能大不相同,而以后世县志为底本进行辑佚工作,便很有可能存有疏漏之处。概言之,既有大量删节之例(残辑),亦有全文失收之例(漏辑),从文献收录的完整度分析,这两种情况皆存在佚失文本,只是程度有所差别而已。兹将《[万历]永福县志》所载《全宋文》残辑、漏辑之文列目于下,并附按语,供学界同仁参考。

2.1 补已著录作者残辑之文

①《龙溪协济庙记》 黄定^{[1]4-5a-6a}

按:《全宋文》言本文见《闽中金石志》《[道光]福建通志》《[民国]永泰通志》^{[3]277-3},以上三志皆晚于《[万历]永福县志》,不及本志可靠。《全宋文》自清县志辑录,文章多有脱文,且刊落写作时间,不利于系年。由万历志补充,方文完义足。另,“乾道”未曾有“十年”,本志卷三《献纪·进士》记载:“(乾道)八年有黄定,第一人,有传”。^{[1]3-3a}据此,则“十”乃“八”之讹。

②《敕书楼记》 蒋楠^{[1]3-9a-10b}

按:蒋楠,处州人。《全宋文》自《[道光]福建通志》辑录本文^{[3]268-436},然仅余梗概,营造始末、作文缘由、作者所思所想全部脱漏。作者议论屡言《易》,盖深有造于此。

③《越峰寺玩芳亭记》 黄叙^{[1]4-17a-18b}

按:《全宋文》自《[道光]福建通志》中辑录本篇^{[3]101-324},距《[万历]永福县志》为晚,故文有脱漏。本文对屈原“引物自放”、郁郁终岁的心态有所批驳,代表了基层知识分子的真实流露,而《[道光]福建通志》删去此段,未知修志者有意为之,还是其所据之本已经刊落。

2.2 补已著录作者漏辑之文

《游名山记》 黄叙^{[1]4-22a-24a}

按:本文首先讨论神仙与名山的关系,为徐登事迹张本,再详述徐登、赵炳、二僧其事,以为崇仙之引。“二禅师”为当时永福著名逸事,张世南于《游宦纪闻》中有详细记载,足资参稽。^[4]

2.3 补未著录作者之文

①《紫薇堂记》 黄师尹^{[1]4-6a-7a}

按:黄师尹,字瞻叔,乾道五年进士。^{[1]3-3a}本文为记叙同僚关系和洽而作,简述就职时间之巧,又多言莅政者皆贤良,盖为应酬之文,略可见基层官场样态。

②《威济庙灵应记》 李德榕^{[1]4-7a-9a}

按:李德榕,武阳人,淳熙年间任永福县主簿一职。如题,本文记述威济庙在淳熙十年(1183)除夜一次火灾时的灵验事迹。

③《自公斋记》 颜彻^{[1]4-10b-11a}

按:本志前有作者小传,然作“颜澈”:“颜澈,庆元间任(知县)。六年,建自公斋于正堂之东,嘉泰元年修葺虚心堂。”^{[1]2-8b}而在本卷1b页又作颜彻,“彻”“澈”古通用。本文以《诗·召南·羔羊》切入,并表达了作者对经文的新解。可注意的是,“自其公而退食于家”,是朱熹的理解^[5];“出公门、入私门,出私门、入公门,终无私交之行”,则是孔颖达的见地。^[6]这对基层知识分子的知识接受与构成的研究有所裨益。又,后文“由修身而家国天下”,为《大学》之义,或可见朱子四书学的流行。

④《清简堂记》 钟安老^{[1]4-11b-12a}

按:钟安老,字定叟,延平人。本志前文有所提及:“嘉定初任,先是,十四都有通心门,安老建楼于门上,题曰‘福星县署’。旧有虚心堂,安老易其名为‘清简’,自为记。”^{[1]2-7b}《内巽流外巽流记》记载永福“通渠易塞,而潦时至则荡为两流”,而钟安老则“始克东障”^{[1]4-16a},盖有功于水利。又其变“虚心”为“清简”,则其为政大旨可窥,重无为而治。另,本文“奉亲游憩”、着老莱衣以娱亲的作者对亲人的题述,在县志中相对少见。又,绍熙四年(1193)八月,福州提刑卢彦德劾同安县尉钟安老谎报功名^{[3]287-277},本文曾言其初仕时“日阅讼牒数百”,盖为一人。庆元、嘉泰间,安老仕宦广西。^[7]另需注意的是,《全宋诗》亦未收录钟安老,故文中所引残句亦可补《全宋诗》之缺。

⑤《内巽流外巽流记》 陈谊复^{[1]4-15b-16b}

按:陈谊复,信息不足征,仅可从落款知其

官至礼部侍郎。本文由景色切入,后落脚于本县学风。由文章可知,陈谊复赞叹本县学风隆盛,而事实也确是如此。据本志《献纪·进士》可以发现,有宋一朝,几乎每榜进士,皆有永福人士登第。故而陈鸣鹤修志之时,极自豪于本邑“人文日盛,科第蝉联,闾阎殷富,甲于诸邑”。^{[1]志餘-3b}据文末所述信息可知,本文撰于1228年(绍定元年,戊子)。

⑥《蓝田宫记》 张景忠^{[1]志餘24a-26a}

按:张景忠,今永泰赤锡人,咸淳元年(1265)上舍释褐状元,官至朝奉大夫、秘书省少监。很值得注意的是,本文成于“景炎五年”,但景炎(宋端宗赵昺年号)仅用三年,南宋遂灭,何来五年一说?盖张景忠归乡之后,对宋室覆灭久久难以忘怀,遂仍以宋代纪年来传递其遗老情绪。

3 《[万历]永福县志》之民间信仰文化价值

绝大多数县志都会有本地经济物产与户口建制等信息,故而研究一地之物质情况,县志是很好的切入点。但永福一地多祠,民间信仰繁盛^③,生斯长斯的士人亦多受此影响,民间信仰是当地士人思想世界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幸运的是,相比于其他方志静止地记述宫观修建经过,本志多有展示民间信仰与士人思想的互动关系,这是本志在这一方面的独特价值所在,暂以下3篇为例如加探讨。

《龙溪协济庙记》黄定

髫髻时,与群儿戏龙溪祠下,视东壁尘土间有断碑,载二神祠。长神张氏,名大郎;次神秀氏,名大敷。唐末由固始来闽,乐兹地佳山水,卜居。轻赞急义,时能振乏。其没也,立庙而祀焉,水旱灾疾,祷辄应之。乞灵报贶,赴者如归。庙初亦草创,载葺载辟,每一厘役,弗劝而趋,盖神之庇此乡也久,故人之事神也勤。余未进士时,梦抵神宫,二神为起立,顾余曰:“后子必为闻人,族亦衍以大,今未也。”比壮,游场屋,历落久不遇,每谒祠,未尝不发愧意,神殆戏我?年二十八,始补太学生。捷书未至,旬月前,有异禽,彩质紫章,集于舍,旦旦蜚鸣,若告其征,

夜则栖其梁间。辛卯预荐,亦如之。壬辰奏春官,亦如之。已而对彤庭、叩首唱,是禽之至也率如前。暇日讯诸耆老,或言曩有庙像,时有禽来如雀,驯集神位。合境异之,罗而置诸像中,品色与今所见同。噫!亦异矣!定东归拜祠,下访断碑,已碎裂。深惟灵迹昭著,不有登载,后且湮没,姑说梗概,异时力倘可及,愿与褒封,且特书屡书,以像神贶未晚也。

乾道十年,状元黄定记。

按:本文叙述协济庙的建筑经历,以及作者与神庙的一段渊源。黄定为乾道状元,深受孝宗赏识。而在宋代地方,状元之影响力不言而喻,黄定与协济庙的神奇经历会被永福百姓宣扬是可以推见的,何况文中也言明“耆老或言时有禽来如雀,驯集神位”。这种“灵验”会作为传说,辐射影响到人们此后数十年的认知世界,这是研究时人思想时要额外考量的因素。

《威济庙灵应记》李德榕

十年九月朔,德榕来领簿职。甫三日,吏以谒庙。请斋戒,走祠下,置果酌奠,顾盼盥饗,拜手起敬。毕事,退询祝者,知神为兹邑冯依也久矣。走而读其碑,得神之所以烜赫威灵,以贶百里者,不可以一二计。岁有十一月,朝廷以邑民有请增锡封谥,兹知神之福此邦也其厚,而食兹土也无愧,又知民为之神请也无媚辞,而朝廷之加神封也无滥予。乃是岁除夜,邑遭回禄之变,丙夜大作,将旦未艾。畚耨四施,不敢向迓,民无所措手,吏无所塞责。将走县治,谋于令尹,以请于神,而路弗通。筹之再四,事已急矣。乃疾趋而祷之神,反而之火所,则见暴风俄兴,势若用戟。因之人力所加,卒至扑灭。诘旦躬请祠,下谢万一,顾谓左右曰:神益灵矣。初,邑民请神,诰命未下,乃戒祝者。诰至,则并其事以纪于石,以答神贶,且配旧碑,而双于庭嗣。岁中夏,始克就绪,荔丹蕉黄,荐其馨香,椒觞桂酒,奠其芬烈。神惟格思,无替厥灵,既又虞无,以永邦人不朽之报。于是遗之《迎送神辞》云:

……

累封普济顺应炳灵善利公,至宝祐五年丁巳,

又敕封英惠王,王夫人宇文氏协惠夫人,王子封济美侯。同是岁也,戊辰,加封英惠广利大王圣父昭贶侯。丁巳,又封英惠广利仁福忠文王,夫人封协惠善应福顺嘉庆妃,王子济美翊忠侯,东宫椒明夫人,圣父昭贶嘉福侯,圣母协应慈庆夫人。

淳熙十一年,武阳李德裕记。

按:本文的只言片语,可以反映出各级政府与民间信仰的关系。如民间可以上奏请求封谥,而朝廷也会加以考虑并作出回应。地方官员到任时,也会首先拜谒当地神祠,二者联系相对紧密。而且这类灵验事迹经过当地百姓口耳相传,会在地方形成一种共同记忆,并在后代的知识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,下文张景忠的经历便是很好的例子。文后对神封号的记载,则可对现有资料加以补充。

《蓝田宫记》张景忠

永阳福地之胜,惟名山方广岩。^①奋迹于数百载之后,与相伯仲者,蓝田也;新宫俨然,龙鳞威章,眉宇真天人者,吴帝祠也。……既论功,正夫张君俾予记其事,姑叙其概如此。

若夫幽明相与之际,不可得而知也。昔者,天生民而树之君,使司牧之,惟曰有欲无主乃乱。宇宙以来,人所恃以安且存者,皆上之赐,至于御灾捍患者,神也。世之登降有数,神之兴废有时,盈虚迭代之故,天也。唐虞三代之间,上德昭明,俊僚宣力,人用咸若,神亦得以妥厥居。天之以人持世也,诵《诗》及《书》,不数数见也。莘之降,盖至春秋方有之。前犹超廓,来绍未期。处世运将迎之交,天其或者以神持世也,非与乎民也。以莞然俯啄仰顾之情,方翘首企足,以邀奇福于冥冥杳杳之中;自事之细巨、利害,斋戒沐浴以告,如谒诸其君,神当以何而塞其求也?水之患,沙洲之蛟不去,民其鱼;旱之酷,武当之龙不现,川泽其枯;寇之迫,魁山之灵旗不耀,境土其虚。然则代天行化,普济万民者,得不汲汲也?……平时,方风雨昼晦,露祷未已,朗然天晴。帝以灵明胥蟹,耸动人者,往往如此,不殫载也。

景炎五年,前朝奉大夫、秘书少监张景忠记。

按:如前所述,张景忠作为南宋遗老,归乡之后对山河破碎久久不能忘怀,文中“宇宙以来,人所恃以安且存者,皆上之赐,至于御灾捍患者,神也。世之登降有数,神之兴废有时,盈虚迭代之故,天也”数句,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心情。即使是庇佑一方安宁的神明,仍摆脱不了“兴废有时”的结局,又何况是“登降有数”的人事?尤其是张景忠作为邑人,乡贤黄定所述事迹犹在耳畔,威济庙与方广岩的灵验耳熟能详,那么他面对“寇之迫,魁山之灵旗不耀,境土其虚”的现实时,内心对于“何神之不佑我”这样一种感受的体验自然会更加明显,故而只能以“天数”寄之,非此无以消心中之块垒。

总之,《[万历]永福县志》中所存佚文与民间信仰有关者甚多,暂取3篇佚文以示其端。将协济庙、威济庙、蓝田宫数篇对读,可以明显地看出地方知识分子在不同背景下对民间信仰的不同体认,对以这一“中层”^[8]群体为基础的知识体系与社会心态研究都有所裨益。如张景忠,在他提笔作文时,社会共同知识背景(如《诗》《书》展现的三代盛况与历史兴衰)与独特的历史记忆(如威济庙、方广岩的事迹与山河破碎的现实)于心中一同回荡,便形成了他对于神明独特而复杂的看法,而这也正是方志的另一价值所在。

4 结语

综上所述,可见《[万历]永福县志》无论是在校勘、辑佚还是民间信仰与思想方面,皆有其独特的价值。本志在当时流布海外,但在域内文献不存之时,其回流又为相关研究的开展注入新的活力,域内、域外文献的这种互动,也展现了域外汉籍在方志研究中的潜力。

注释

①《[万历]永福县志》以其独特地位,逐渐得到学界关注,其“永福第一志”的身份,使其成为研究本地方志沿革所无法绕开的文本。张灵曾细致比对永福不同时期县志的区别,见张灵.略论县域旧志体例的演变——以永泰县3部方志为例

[J]. 中国地方志, 2021(3): 74-84, 126. 陈洁圆则对《[万历]永福县志》现存钞本与刻本的关系进行了细致考辨, 并从编写体例、材料选择等宏观方面指出其价值, 考究全面, 故本志之版本信息可以陈文为参考, 参陈洁圆. 万历《永福县志》的文献学价值初探[J]. 福建史志, 2022(2): 24-29, 71. 但陈文著录国会本《[万历]永福县志》时仍从“六卷”, 未审其故。实则国会本只有五卷, 所谓第六卷是钞本将国会本不参与分卷的《志余》单独列卷, 国会本并无“第六卷”。另以上二文皆着重于历代《永福县志》的外部对比, 这诚然有助于厘清修志沿革, 但就其对存录内容的内部分析而言, 则有未足之憾。例如闽地信仰众多, 本志所录文章也多与此相关, 详考某一时段内地方知识分子与民间信仰的互动, 有助于建构本时段知识分子的知识组成体系, 并对本文化圈的社会心态有更好的“同情之了解”, 这是隐藏在版本、体例下的深层文献价值。

②陈洁圆取《[万历]永福县志》所存文字与明《永福山水记》《小草斋集》对勘, 也证明了本志在校勘上有其独特价值。参陈洁圆. 万历《永福县志》的文献学价值初探[J]. 福建史志, 2022(2): 24-29, 71.

③俞黎媛指出: “福建在晚唐至宋之际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、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, 大量的本土神灵应运而生, 并逐渐发展成为福建民间信仰的主导力量。”参俞黎媛. 闽台民间神明传说研究

[D]. 福州: 福建师范大学, 2003.

④方广岩为永福胜地之一, 本志曾有文专言之, 盖曾有巨樟木漂来, 久浮不去, 后有奇人雕之为宾头卢尊者像, 供养于方广岩下, 天旱时则县官来此祈雨, 常有灵验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唐学仁. [万历]永福县志[M].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本.
- [2] 中国古籍总目编篆委员会. 中国古籍总目·史部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9: 4348.
- [3] 曾枣庄, 刘琳. 全宋文[M]. 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06.
- [4] 张世南撰, 张茂鹏点校. 游宦纪闻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1: 33.
- [5] 朱熹集撰, 赵长征点校. 诗集传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8: 16.
- [6] 郑玄笺, 孔颖达疏. 毛诗注疏[M]. 台北: 艺文印书馆, 2015: 57.
- [7] 张益桂, 张阳江. 桂林历史人物录[M]. 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3: 168.
- [8] 李建民. 先秦两汉病因观及其变迁——以新出土文物为中心[M]//李建民. 从医疗看中国史. 台北: 联经, 2008: 52.

于泽泱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2022 级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。

(收稿日期: 2023-04-03)